

# 刘心武文存14

[1958—2010]

短篇小说 第五卷

## 人面鱼

刘心武◎著



· 013031982

I217.62  
72  
V14

# 刘心武文存14

[1958-2010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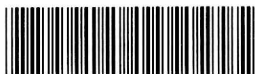
短篇小说 第五卷

## 人面鱼

刘心武◎著



I217.62  
72  
V14



北航 C1639128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1881808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面鱼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2.11

(刘心武文存; 14. 短篇小说. 第5卷)

ISBN 978-7-214-08050-9

I. ①人 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50028 号

书 名	人面鱼
著 者	刘心武
责任编辑	刘 焱
统筹编辑	李 丹
特约编辑	朱 鸿
文字校对	陈晓丹 郭慧红
装帧设计	门乃婷工作室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湖南路1号A楼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<a href="http://www.book-wind.com">http://www.book-wind.com</a>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开 本	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	17
字 数	245千字
彩 插	4
版 次	2012年11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214-08050-9
定 价	42.00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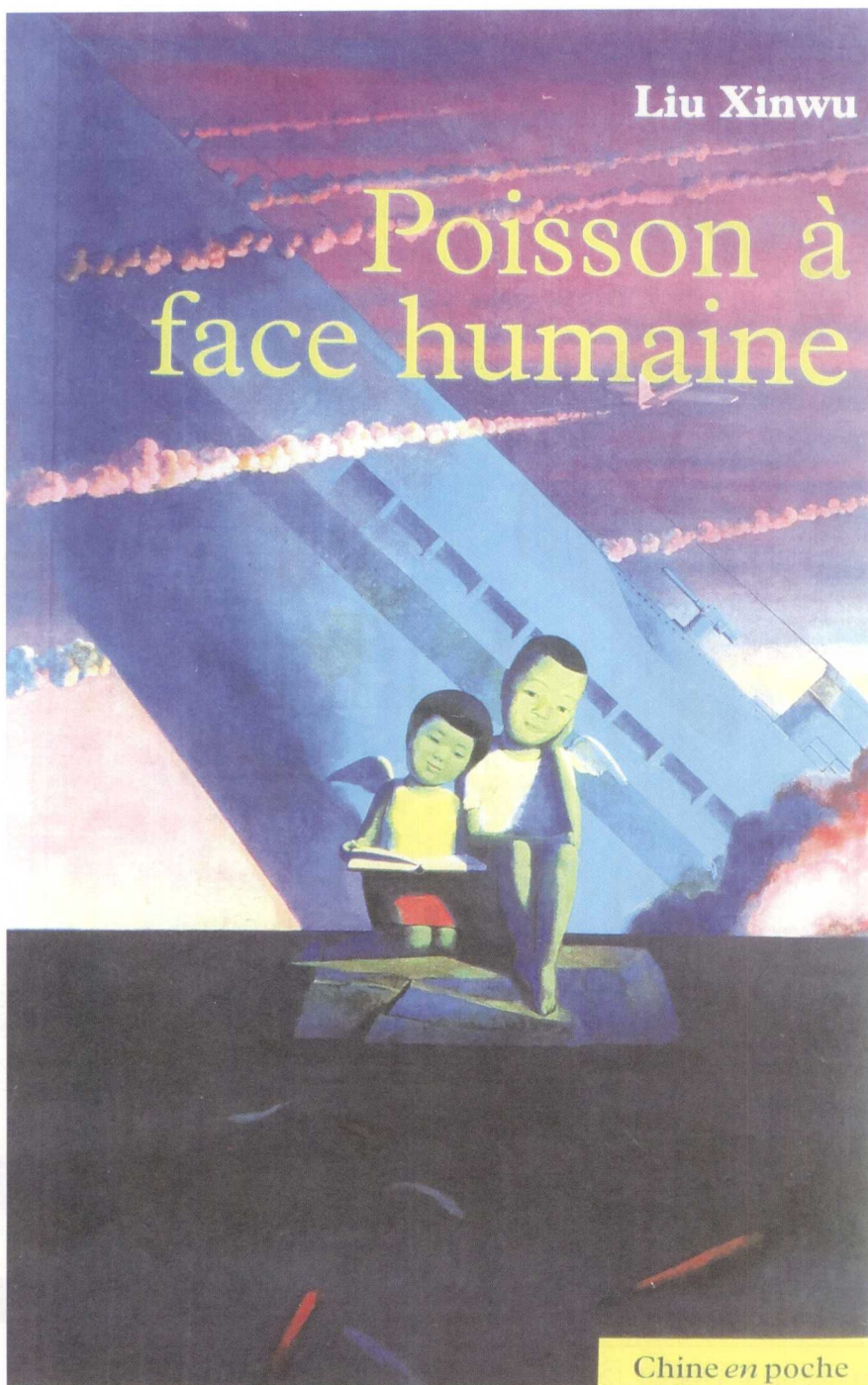
▲ 1999 年的刘心武



杭州断桥远眺（2010年）▲



▲ 台湾版小说集《人面鱼》(2003年)封面



▲ 《人面鱼》法译本封面

## 《刘心武文存》出版说明

《刘心武文存》收录刘心武自 1958 年 16 岁至 2010 年 68 岁公开发表的文字约 900 万字。《文存》共 40 卷，按文章门类收录，计有长篇小说 5 卷、中篇小说 4 卷、短篇小说 5 卷、小小说 1 卷、儿童文学 1 卷、建筑评论 2 卷、《红楼梦》研究 4 卷、散文随笔 11 卷、杂文 1 卷、海外游记 1 卷、多品种（图文交融文本、报告文学、诗歌、剧本、足球评论、译述）1 卷、创作谈 1 卷、理论批评 1 卷、早期（1958 年至 1976 年）作品 1 卷、自述 1 卷。因跨越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，收录定有遗漏，但其此期间的主要作品，相信均已收入。

《刘心武文存》各卷均附有《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》及《刘心武著作书目》，可备检索。

编辑出版《刘心武文存》的目的，意在供各方面人士阅读欣赏、分析研究、批评批判、收藏保存。



刘  
心  
武  
文  
存

14

目录

- 巴厘燕窝 · 001  
变叶木 · 009  
草 葬 · 016  
大公务员之死 · 021  
科林斯柱 · 028  
蓝玫瑰 · 033  
人面鱼 · 042  
水 锚 · 059  
偷 父 · 067  
鲜豌豆 · 074  
小样儿 · 081  
绣鸳鸯 · 087  
薰衣草命案 · 093  
一畦春韭绿 · 110  
榆 钱 · 119  
最后金蛇 · 136

刘  
心  
武  
文  
存

14

## 目录

- 影星和我 · 149
- 很简单却又很难准备的礼物 · 160
- 吉 日 · 168
- 袜子上的鲜花 · 182
- 拼合裤 · 191
- 套白狼 · 196
- 粗针脚 · 205
- 仁记饼屋 · 210
- 借 条 · 214
- 吧台椅 · 218
- 秋色老梧桐 · 222
- 美中不足 · 226
- 附录一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 · 234
- 附录二 刘心武著作书目 · 243

## 巴厘燕窝

姐姐怎么又来信？他皱眉，未及拆开，已有同学起哄：“情书抵万金啊！”

他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他捏着那封信，来到宿舍楼后面的小树林里，四顾，见无人，这才拆信……

读完信，他几乎站立不住，靠在白杨树的粗干上，他仰望上方，那些从树枝树叶泻下的光缕，刺得他眼痛心酸。

母亲竟确诊为癌症！……姐姐来信，是恳求他回去，把家里给他带来上这大学的两千块钱，送回去给母亲作手术费……实际上光这两千块钱根本不够，可是，如果没有他这两千块钱应急，那就更无从说起！……医生说，还没扩散，手术还来得及……

这两千块钱，是临来这都会上大学前，母亲手挨手交给他的。有父亲遗下的一千，母亲自己攒下的八百，还有姐姐支援的二百，全是诚实劳动、省吃俭用的血汗钱啊！

母亲说：“一次给足了，你去了就存银行，每月取着用，还能多点利息……咱们家，可就指着你了！”

可是现在刚入学三个月，就忽然……

难道他就这样辍学？……向学校申请补助？学校有奖学金的设置，却并无助学

金一说，许多同学还是自己交大把的钱，才进来的呢……奖学金至少要一学期后，你成绩名列前茅了，才可申请，并且，那几百元奖学金也根本不解决他的问题……向同学们募捐？这……也不是办法，人家没这个义务，再说，母亲的治疗费究竟需要多少？现在还是一个可怕的未知数……姐姐的信上，分明有那未写出的深意，就是，所需要的，不仅是他手里的两千块钱（其实已经不足两千了），而是他辍学后赶快找份工作，及时地挣出钱来……前几天在图书馆阅览室里读报，记得看到一篇文章，介绍国外情况，那里的大学生可以先向银行借款，等上完学后，工作时再分期还给银行，当时好羡慕！现在想起来，是呀，“中国以后也会这样”，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……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！

他转过身，把脸对着白杨树，白杨树树干上有一大一小两双“眼睛”，斜睨着他，让他一惊，他使劲一推白杨树，却让自己往后一错，摔了个屁股蹲，沮丧地爬起来，他决定这就回宿舍收拾行李，天绝学路，其奈天何？他眼前仿佛浮现出母亲憔悴中不失慈蔼的面容，心尖上一阵酸楚。

……他回到宿舍，同学们都不在……他坐在铺位上把姐姐来信又看了一遍，看完了，折起，搁回衣袋。他变得很理智，细致地设计着行动步骤，应当先去银行取钱，然后去买火车票，再到食堂退回虽然不多却万不能浪费的饭票，然后才是卷铺盖卷……最好不要惊动同学们，更不必先找老师，悄悄地离去……当然，待他把母亲在医院安排停当，他会给学校来信的……

他站起身，无意中，眼光落在了公用长桌上的一张报纸上。那是宿友随便搁在那里的，压着一只渍满茶锈的茶缸，还吐着些油浸浸的鱼刺，那报纸上占半版的广告中，一行醒目的字映入他的眼帘：“……总经理屈秀伟向广大客户致意……”

仿佛触了电，他全身一抖，屈秀伟！正是母亲跟他说过的那个人！原是父亲最得意的门生，“听说现在是好大一个公司的总经理”，“必要时你可以想法子跟他取得联系”……现在，难道不就是最必要的时候吗？

他忙把那张报纸抄起来，以至于弄倒了人家的茶杯，并且把那些油浸浸的鱼刺

都摔到了自己的衣服上……他很高兴，因为，那广告上有详细的地址和电话。

他汗淋淋地来到了那家公司。

和所预计的一样，闯过传达室就很不容易，在离总经理室还很远的地方被人挡驾，可是他还是成功地来到了总经理办公室的外间。

秘书小姐扬起眉毛问：“请问您有什么事？”

“找屈总！”

“您哪位？”

他说了父亲的名字。

秘书小姐很快查清：“今天的约见表上没有您，请问您什么时候跟屈总约的？”

“半小时以前，屈总在电话里让我马上来。”

秘书小姐满面狐疑，可是她并没有往里面对讲查实。

“请您让我进去，我有急事。”

秘书小姐定睛望了望他，说：“屈总现在不在。”

这也是他一路上估计到的，现在他只能撞大运了。

“他在，他正等我，我进去了啊！”

秘书小姐紧张得站了起来，提高声音对他说：“那您请坐！我给您联系一下！”

他松了一口气，这才看见了屋里的真皮沙发。

可就在他还没坐下，秘书小姐也还没来得及往里通报时，总经理办公室的双扇镶皮钉缝成菱形图案的门忽然大开，屈总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，随之还有好几个人环绕着。

屈总似乎还在继续原有的话题，声音宏亮，打着哈哈……

他劈面迎了上去。

成败就此一举！

屈总猛地看见了他，不禁停步，脱口而出：“咦，这不是——？！”

显然，他那与父亲酷似的面貌，令屈总一刹那间以为是原来的恩师突然来到眼前。

这正是他所期望的！

“屈叔叔！我是——”

屈总继续挪步，听清了他的自我介绍，很有点喜出望外的样子，连连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来得好呀来得好呀……好好好，走，先一起吃饭……”

他就随着屈总和那几个人往外走，随着他们坐电梯，随着他们来到大厦门前，并且随着屈总的招呼坐进了一辆闪闪发光的小轿车。

屈总八面应付着，在小汽车里，屈总坐在司机旁边，虽不回头，却没停嘴；他和另两人坐在后座上，他居中；屈总在前面甩出的话，一句是对他右边的，一句是对他左边的，一句是对他的：“你父亲他老人家好吧？”他刚答了一句：“家父已经不幸去世，都两年了……”屈总叹息：“唉，这是怎么说的！音容笑貌，还宛在眼前嘛……”可不等他再搭腔，屈总又回答上了他右边那一位的问题：“这辆凌志？新什么？都跑了几千公里啦！……不过我要原价让出去，有人还会抢着要呢！”……虽然他不能马上向屈总求援，但是坐在那辆空调开放凉风习习的凌志车里，听着屈总在与左右的客人谈话里不时冒出“也就三五十万吧”、“广西那片地我不想要了”之类的只言片语，他心里仿佛也安了个空调器，充满安适与快乐……

他们来到一座五星级大饭店，他还是头一回进入这样的场所。闪光的、新奇的东西太多了，可是容不得他仔细观赏，屈总一阵风地把大家引入了观览电梯。他像做梦一样，在电梯里看到金碧辉煌的大堂居然跌落在自己脚下……后来他们进入一个以前他只在电视上见过的那种豪华餐厅，餐厅里充满了空座位，可是屈总还是不断地往里走，原来他们并不是要在这样的大厅里用餐，他们最后进入了一个单间，那里的落地玻璃窗外，是大都会的万丈红尘……

“随便坐随便坐……工作餐……越随便越好……”屈总招呼着。大家也就果然随便起来，只有他略显拘束。都落座以后，他才发现自己坐在大圆桌与屈总最远的那个位置上。这样也好，他想，自己与屈总的目光，可以较多地对接……但他盘算错了，因为，屈总更多的是在左顾右盼，一会儿跟这位开句玩笑，一会儿似乎又在与

另一位用隐语涉及生意上的事……他发现，跟着来吃饭的，至少来自四个以上的方面，有的与屈总极熟，有的半生不熟，有的甚至跟他一样，也是头回谋面……他很快领悟，这确实并非什么宴请，而是名副其实的工作餐，而且，这也就是屈总的日常生活……

服务小姐来问都喝什么饮料，屈总大声地宣布：“下午还都要工作，例不饮酒，都来软饮料吧……”于是人们纷纷点软饮料，有要鲜榨伊丽莎白瓜汁的，有要台湾明珠果汁的，有要果茶的，有要可乐的……屈总自己要的是蒸馏水，服务小姐问到他：“这位先生要……？”他竟一时莫知所措，这时屈总便问服务小姐：“今天有没有椰清？”小姐点头，于是屈总热情地向他建议：“喜欢椰清吗？……试一试，如何？”他便点头。席间一位从旁问：“你们这儿椰清多少钱一客？”小姐答：“一百元。”那位便说：“那也给我上椰清吧！”他正懵懂中，椰清给他端上来了，原来就是去了棕皮、削了顶上一小块青壳，露出鲜椰子乳白的内果肉，并且保留着原始汁液的椰子，里面已经插好了一根弯口吸管。这东西值一百元？他听见席间有人说：“海南空运的……不算贵……”

有好一阵他的心很乱。菜一道道地端了上来，几乎都是他前所未见的，而且菜由服务小姐分给每一个人，每吃完一道菜，便给换上一个新的小瓷碟，这种进餐方式对他来说也是破天荒的……可是他实在有点不知其味……他都有点忘记所来为何了。

忽然从始终嘈杂不停的话噪中，屈总的声音忽然变得清晰起来：“……唉呀没想到他父亲……恩师啊，竟已经去世两年了！……要没恩师给我启蒙、开窍，我屈某今天指不定还在哪个旮旯里窝着呢！……算起来现在就还是当教师清苦啊！……”

他抬起头来，眼光正与屈总相对。这时席上人的目光，也都或对着屈总，或对着他。屈总问他：“……师母还好吧？我记得她也是当老师的……还在那个民办小学吗？该退休了吧？”

机会来了！他赶忙把一块铁板牛肉咽下，展平舌头，开口说：“我母亲她——”

他还没吐出“得癌了”三个字，服务小姐开始给他们布一道新菜，是每人一个小小的陶钵，掀开盖，仿佛是一道热汤……

这时就听见席间一阵小小的欢呼，人们的目光大都移向了那热汤，屈总便乐呵呵地说：“今天除了这一样，都是平常菜……就这一样稀奇点……大家下午、晚上还要继续工作嘛，补补神还是很有必要的……这是巴厘燕窝，还就是他们这儿才有这个料……”

“没想到法国也出燕窝啊！原以为他们只是时兴吃蜗牛呢……”一位食客这么说，话音没落，便被屈总中气极足的厚实润朗的嗓音切断：“哈哈，我以为老兄是品燕行家呢，没想到这回是大跌眼镜！你当是法国那个巴黎吗？大谬啊！是印度尼西亚的那个巴厘！没想到吧？我也是原以为只有泰国燕窝是一绝……都尝尝吧，这味道确实不凡！”

席上其他人就都嘲笑起那位把巴厘燕窝误听成巴黎燕窝的人，并发出一片嘍呷声来……他尝了几勺，却只觉得不过是鸡汤的味道……

那位询问过椰清价格的人，这回又问服务小姐：“你们这巴厘燕窝怎么算？”

“五百。”

“一总？”

“不，一客。”

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他拿眼晃了晃全席，连他自己，一共九客，那么，光这一道燕窝，便是四千五百元！

他觉得揣在衣兜里的那封姐姐的来信，烫心。现在姐姐也在吃中饭吗？吃的什么？就因为家里穷，姐姐一直没嫁出去……当然姐姐也不甘“下嫁”给更穷的男人……这九客巴厘燕窝，父亲在世时，需要挣多长时间？母亲呢？母亲更不堪折算，因为，根本就经常开不出工资来……并且，他们民办教师没有公费医疗，现在得了癌，要开刀只能自费……偏姐姐也入了教师这一行，是在幼儿园，挣得比母亲多，也算国家正式职工，但那工资又怎么堪与这巴厘燕窝相比较！……

他撂下小勺，推开小钵，而且嗓子里有股腥味……

恍恍惚惚的，已经上过大果盘，并且果盘里的西瓜片、荔枝肉、菠萝块还没怎



么动，屈总已经站了起来，剔着牙对一位本公司的随员说：“埋单埋单……两点还有个谈判……我们先走一步……”

他这才懂得“埋单”便是结账的意思。

……随着屈总他们往饭店外走时，他猛想起自己所来何谋，于是在进电梯后，努力挪靠到屈总身边；他刚想单刀直入地向屈总求援，屈总却拍着他肩膀，跟旁边的人感叹起来：“时不待人啦！你们看，老师的孩子，都这么老大，上大学啦！他们有了高学历，再来下海，那我们可就难扑通啦！不过一代儒商的形成，希望正寄托在他们身上啊！……”屈总的话他很难切断，于是直到出电梯、过大堂、出大门……他都没能插进话去。

人们在大饭店门口乱哄哄地互致告别。有的上屈总公司的车，有的叫出租车，屈总也要上那辆凌志，这时屈总转过身来，又热情地拍他的肩膀，他感到实在不能再耽搁大事了，便几乎是嚷了出来：“屈叔叔，我有事求您！”

屈总一点也没现出惊讶不屑的表情，相反，那面容更其热情可亲；屈总掏出一张名片，递给他，对他说：“……没关系！你有什么事，给我打电话好了……”

他低头看那名片，上面有几种电话号码，包括“大哥大”的号码，还有电传号码……而再一抬头，屈总已经在凌志车里跟他招手作最后告别了……

他彳亍街头，心里仿佛塞满了异样的东西……什么东西？是巴厘燕窝吧？塞满了，没煮汤的燕窝，硬硬的，刺乎乎的……

他不能回学校，他不能浪费时间，他甚至不能等到晚上。风吹过来，他异样地清醒，他冲到一个公用电话亭里，拨通了屈总的“大哥大”，看样子屈总还在凌志车里。

“屈叔叔！是我！……我母亲得癌了，要动手术，我需要一笔钱！起码先要两千！”

“哎呀！真没想到！……你转达我的慰问！……不过，从公司方面，我没有办法……我个人嘛……”

“怎么没办法？刚才的巴厘燕窝，你就花了差不多五千！”

“你怎么不懂，那能开票的呀……可给你母亲，我们怎么入账呢？……再说，我